

上海 1949

于 劲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上海1949

藏书
S H A N G H A I 1 9 4 9

于 劲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 1949/于 劲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8
ISBN 978 - 7 - 5034 - 2483 - 0

I. 上… II. 于… III. 纪实文学—史料—上海市—1949
IV. K29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172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曾小丹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凯通实业总公司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1020 1/16

印 张:41.5 字数:810 千字

印 数: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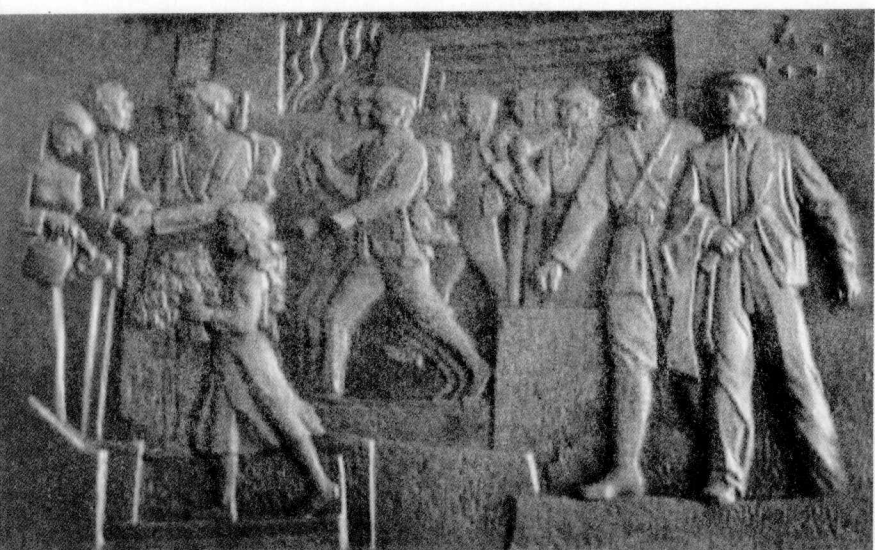
版 次: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6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SHANGHAI 1949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元 旦

3

第二章 策 反

40

第三章 交 困

59

第四章 金圆券

82

第五章 汤恩伯

151

第六章 土 地

174

第七章 溪 口

181

I

目 录

第八章 民 心

222

第九章 兵 变

265

第十章 渡 江

330

第十一章 复兴岛

396

第十二章 麋 兵

471

第十三章 解 放

601

尾 声

653

参考文献

655

序 幕

随着民国三十七年的离去,中国的政治权力发生了根本的转移。这不是简单的政府更迭。古老中华的命运正从垂死一方的手中悄悄失去。新崛起的力量如此坚定、顽强,犹如魔法一般,席卷苍茫茫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如雷,如电,如风暴。此时,大洋彼岸,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阳光与棕榈树下,那些享受着富裕与和平的普通男人们正喝着马提尼酒,听一位挪威人类学家在一百零一天内乘木筏横渡太平洋的报道。全美国国家广播电台最新流行歌曲栏目的一首赫迪·莱德贝德的《晚安,艾琳》——IRENE, GOOD NIGHT! IRENE, GOOD NIGHT——风靡了整个1948年,却在1949年到来的一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首崭新的、风格别异的通俗歌曲《我想乘一艘慢船到中国去》。曲调新颖别致,词义引人入胜,一时间竟唱遍整个美国。可是,轻松诙谐的旋律、富于美利坚情趣的浪漫却无法抵御来自东方目的港的某种不祥之感。当美国的政治家们对发生在古老中国的一切疑惧不安时,美国的许多人已经抛开一位熟悉的黄皮肤领袖形象,转而去研究另一位神秘的黄皮肤伟人。

20世纪的世界真的存在魔法么?无情地将一个政权送入地狱、而将另一个主义推上舞台的究竟是什么?为1949年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东西方的政治家争论了几十年。

答案究竟何在?——1948年临近结束的一天,来自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大卫·巴特雷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和煦的阳光透过金灿灿的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已推进到西山。不久,巴特雷和梅尔比见到了这群胜利的士兵。他们进入北平就像乡下孩子进城一样,脚穿布鞋,军装肥大,羞红的脸上表情腼腆,有些人竟凑到灯泡上去点烟。

而此时,上海,这座集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之大成的远东第一大都市,蒋介石政权三年来政治、经济大滑坡的中心,正被浓郁的战争气氛笼罩。一幢幢被水泥糊满、倾斜着伸向青灰色天空的高楼大厦浸漫着鲜血一般的霓虹光彩。在这耀眼的光斑中,兀现出一纸纸来自军方的

戒严令。

这是大战前的警示。

军事决战的战略性胜负，在白雪皑皑的淮海平原上已然成为定局；但是，以国共双方为主角的这部恢弘的历史剧的最后一幕的舞台却注定要置立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在此降生，在此第一次遭受几乎使之覆灭的血腥镇压，如今她将凯歌重来；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蒋介石在此崛起，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如今他却将从这里告别“海棠叶状”的大陆，飘零入海。

中国历史上颇有意味的 1949 年终于到来了。

第一章 元旦

/

1949年元旦。清晨，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上空被薄薄的阴霾笼罩，却无雪意。外滩江海关大楼的钟声每隔半个时辰就隆隆响起，缓缓的节奏已经拖过了半个世纪，而在半个世纪之前，代替这沉闷闷钟声的是一个古老的报时球。

上海简称“沪”，又称“申”。据说这一带在战国时期是楚国宰相春申君黄歇的封邑，相传黄浦江是他所开凿，故称黄歇浦，又叫春申江，而黄浦江真正成为重要水道却是元代以后的事。因此，黄浦、春申的传说只是寄托了世人对一位古代贤明政治家的崇敬。一千年前，这座远东最大都市的所在地还浸没在汪洋中。随着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的扩展，有了最初平沙落雁的渔村，又渐渐成为船舶云集的商埠。明代，这里筑起了一座城。它真正成为东方大都市的历史是在门户开放的鸦片战争之后。

短短一百年的时间，上海已经有了相当浓郁的西方色彩，尤其是在外滩一带。百老汇大厦。沙逊大厦。汇丰银行大楼。英国领事馆。一幢幢盎格鲁撒克逊与新希腊式华丽贵族风格相融会的古老建筑物沿蜿蜒的黄浦江傲然矗立。拱形的外白渡桥巨大的钢铁梁架下，凝重浑厚的黄浦江水与青灰色的苏州河水缓缓会合，又缓缓地折向东去。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南京路以南、福州路以北那条长约二百米左右、旧称“望平街”的小马路上，已经有密密麻麻的人头攒动。这条街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报业发源地。上海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申报》、《新闻报》在这里起家；《时报》、《神州日报》、《民立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商报》、《亚细亚报》等曾在这里驻足。报贩子在这里办起“派报行”，几乎垄断了所有报纸的发行。

报贩子们一个个盘腿就地而坐，双膝间摊放着数百数千份的新报纸；在他们周围，是数十数百个十岁大小的报童。报童们背着长至膝盖的布包，长

长的带子圈在细细的脖子前。每天清晨,当报贩子还没有到时,他们分别缩在烧饼油条店的柜台下,或者蜷缩在尚未打开火头的前一日封住的煤炉旁,披着麻袋,外表呆呆木木小老头似的。只等报贩子一到,他们便像从平地下钻出来一样,奔向各自的报摊。一双双小手在人群中挥动,一张张染满污泥的脸孔闪着机灵,一声声尖尖脆脆小鸟般稚嫩的童音泛起:“爷叔爷叔,今朝有啥新闻?”他们不识字。于是,便有报贩子吆喝:“小鬼(读巨音)头,都听牢,今朝格新闻是……”

元旦清晨,在刺骨的朔风中,外滩一带繁华街道早早就传来报童清脆的喊叫声。

“卖报,卖报,三十八年元旦特大新闻!”

“中央报,中央报,蒋总统发表新年文告!”

“大公报,大公报,政府呼吁,和谈有望!”

“老申报,老申报,和谈关键系于共党!”

“新闻报,新闻报……”

“看报,看报……”

报童们的声声叫喊从各家报馆迅速波散开去,顷刻传遍全城。街道上匆匆过往的行人纷纷从口袋里掏出钞票。他们中有穿长衫的职员,着西装的绅士,戴眼镜的先生,夹书本的学生,短打扮的黄包车夫,甚至有拎菜篮的娘姨……上海市民对于政权变更的敏感为中国任何城市所不能比拟。

外滩。英国领事馆附近,在竖有民生轮船公司招牌下的一幢精致古老的建筑物里,上海市政府正在召开每年一度的新年团拜会。建筑物外沿江的马路上停放着各种各样新式老式的汽车。上午8时之后,国民党驻上海的党、政、军、宪、警各方的头面人物陆陆续续来到这里。今天是周末。在这幢建筑物里,看不出任何与往年团拜会不同的地方:与会者先后到达,在门口签到,然后笑容满面步入大厅,远远地就大声招呼,称兄道弟,握手抱拳,“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在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中,似乎无人感觉这是国民党建国以来受打击最为惨重的一个新年。团拜会上,大小官员们都心照不宣地谈着各种有趣的事,老婆、天气、孩子、朋友,唯独不谈国事。建筑物外面的外滩路上,阴沉沉地走动许多从徐蚌前线退下来的伤兵和散兵。从团拜会大厅明亮的玻璃窗看出去,他们身上褴褛的黄军服分外显目。也似乎无人认为,与之相比,团拜会上与会者所持的那种安然自得的态度超脱得有些不可思议。

外滩附近几家大报馆的阅报栏前围着许多人,但见今天各大报纸的头版都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民国三十八年元旦日文告。

总统发表元旦日文告
和战关键系于共党
宪法不能违反国家必须独立完整

军队应有保障人民维持生活自由

全国同胞：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开国纪念日。自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创建中华民国，开国至今，整整经过了三十七年。在这一个时期之中，革命先烈爱国军民流血牺牲，坚贞奋斗，饱经挫折，备历艰辛，宪法才得以实施，宪政才告成立。我们今日在宪政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举行开国纪念，深觉岁月蹉跎，建国事业如此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慨万分。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的任务在收复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也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力。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愧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续绝，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决定……

人群发出嗡嗡声，但很快又安静了。

……所以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胸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注。……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阅报栏前出现了小小的骚动，人们窃窃私语起来。有的报纸在这里作了一个醒目的小标题：“只望和平果能实现，个人进退绝不萦怀”。

“你以为共党的态度会怎样呢？”

“何为个人出处？如果和谈果能实现，战争估计上半年就能结束。”

“今日股票行情会有变化，下跌势头略会回升。”

“如果蒋总统下野，谁能主政呢？”

……尤其是京沪地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我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

元旦这天,上海市民各种惶惶的猜测、疑问乃至谣言滚雪团似的随着这篇元旦文告越滚越大、越传越神。上海自1937年“八一三”抗战至今,十余年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事。如今,上海可能再次成为战场么?

上午9时,上海市政府的团拜活动正式开始。市府秘书长陈良先起身向与会者拍了拍手掌,然后走到会场的前边。今天,这位中等身材、面容白皙、表情温和的市府官员身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装,显得格外朴素、庄重。他代表市政府向全体来宾致意,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中康康泰泰。讲话中没有提及任何政治。

与会者注意到市长吴国桢和元旦前刚刚卸任的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没有出席今天的团拜。

但是,人们很快又都忽略了这个问题。简短的市政府致辞之后,团拜就算结束了。会议大厅里和往常一样,放着许多茶点招待。熟人相见,免不了寒暄一番,说几句近近远远的话。当市府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出现在会议大厅里时,就有热心的同僚起身,举着今天的《中央日报》贺道:“赵局长,您的大作《上海工务建设之新年愿望》刚刚拜读,大手笔!”

赵祖康矜持地拱拱手,匆匆离去。

今天到会的有新上任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官陈大庆,他身着不挂军衔的黄呢军服,在会议厅的一角不停地抽烟。陈大庆的上任与他的老上级汤恩伯上月起在东南半壁重新崛起有关。团拜会上,这位外表极为精干的新任司令代表军方向各方人士拜年之后,便走向一位三十余岁、佩挂少将军衔、模样英俊帅拔的年轻军官——国民党联勤总部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段仲宇。

上海北站附近。宝山路宝昌路口的三角地段有一座颇为醒目的三层浅色洋房。对于军人来说,这座建筑尤其像是一座碉堡。元旦前两个月,这座始终空着的建筑的二层楼搬进了一户人家。这是一个大家庭。老先生脸庞端正,神情傲然冷漠,透现出一种非民国老人不可能有的深邃与敏锐——他是孙中山的第一批老同盟会会员。他虽着长袍马褂,但笔挺的身板以及儒雅而果敢的言谈举止却又令人感觉到某种训练有素的旧式军人的风范。老太太和他年纪相仿,操着河北蠡县口音,慈眉善目,仪态端庄。她一生随丈夫东奔西走,见过许多大世面。

老太太身后有一群鲜亮活泼的孙儿孙女,大小之间相差十来岁。他们都有一个让外人惊诧的特点:仿佛受过严格的中国旧式教育。小小年纪便知书达理,行为举止颇有规范。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老人的两个儿子，长子段伯宇和次子段仲宇。这两个儿子身高逾一米八十，相貌英俊，气宇轩昂。两兄弟穿一式美国黄呢将军军服，佩挂着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军衔。长子段伯宇是总统府军务局第四科（军事情报）少将高级参谋科长，也是人们常说的蒋介石侍从室专管军事情报的侍从武官；次子段仲宇是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的高级军事参谋，两个月前刚刚发表为国民党联勤总部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并兼任铁路两路（京沪、沪杭）军运指挥部总指挥。

如果细看，两兄弟之间也有一些不同。哥哥段伯宇今年四十岁，也许因为是长子，神态语气颇为老沉，尤其有一种近乎拙朴的冷峻与坚定。在他干净利落的短平头下是一张线条粗犷神态平和的面孔，肤色却有些苍白，两颊在午后有着淡淡的潮红。一个月前，南京中央医院刚刚诊断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为此，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才同意他在党国危急当头赴沪离职养病。他在元旦前数天刚到上海，由于身体状况，一直不大出门。他的卧室就在这幢碉堡式洋楼的最顶头，那是一间类似书房的屋子，三面有透明的玻璃封闭，一年四季都充满阳光，有享受日光浴之便。

弟弟段仲宇小哥哥五岁，今年还不到四十岁。在家中，他孝敬父母，尊敬哥嫂，爱护弟妹，疼爱侄儿侄女，十分细致谦和。由于战争，十余年间全家辗转东西，河北—湖南—重庆—南京—上海，他代替哥哥担负起了这个大家庭的重担。也许因为身体健康，他看起来比哥哥更英武帅气。段仲宇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多少带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现代军人风格的标准军人，这与他从军初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几位卓越的德国军事教官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抗战期间，段仲宇曾随美国驻华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去滇缅战场，在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任上校副处长，专管后勤补给运输。1946年，他随何应钦去美国纽约，在长岛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服务，负责国内军事情报业务。40年代末期，他又曾是蒋介石侍从室极少数侍从中的一员。这些纪录使得段仲宇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颇有影响。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段仲宇轩昂的气质中又带有几分清傲。

元旦上午，段仲宇很早就离开家，赴上海市政府的新年团拜会。

段伯宇独自在自己的屋里休息，静心地收听中共电台的广播——毛泽东的新年文告。

这篇文告的标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他把声音调得更清晰一些，又稍稍调小了音量。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

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1946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苏皖、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战争在第二年(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1948年7月至12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段伯宇穿戴好出门的军便装,来到父母亲的屋子里。问安之后,他对母亲说:“我今天中午有一个朋友的约会,不回来吃午饭了。”母亲说:“去吧,给你留着饺子。”

段伯宇下了楼,招手叫来一辆三轮车。

车夫问:“长官去什么地方?”

段伯宇:“H饭店。”

与宝山路并行的四川北路不到中午便已热闹起来。古老的有轨电车拉着丁丁当当的铃声在狭窄的街面上来往。与它并行跑动的是各种三轮车、人力车,以及大小小色彩斑斓的外国小汽车。熙熙攘攘的街面与硝烟味道浓郁的南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上午,间或也能见到一张浓妆艳抹的脸孔,苍白色的瞳仁里是隔夜的欢乐。

在这条不宽的街道上,一排排大大小小的商店挤挤挨挨,鳞次栉比——成衣铺,鞋帽铺,金铺,当铺,点心铺,南货店,北货店,皮货店,钟表行,咖啡

馆,电影院,戏院,百货店,只有半片门面大小的百货摊。今天,家家店铺的门前都挂上了一面小旗。因为今年是中华民国实行宪政的第一个行宪年,政府要求在新年的第一天,家家商店的门前都必须挂上色彩鲜艳的小旗子。这多少给“国难”当头、经济极为萧条的上海市面强抹了几分欢乐的色彩。

由于寒流,元旦这天气温骤降。刺骨的寒风将商店门前残破的广告掀动得沙沙响,露出了几分旧年的惨淡。

广告牌:Smart 汗衫。Swan 袜子。双刀牌臭药水。可大牌双料球鞋。金牌挪威清鱼肝油。箭鼓洋烛。红高乐香烟。金鼠牌香烟。美丽牌香烟。赵南石班龙补肾丸。德国补尔精。益群肥仔水。使他白牙膏。宏兴鹧鸪茶。消治龙药膏。喜喜牌皮鞋橡胶底。永孚祥老牌火油。

街头巷尾,不时传来“黄牛”们手执银圆掂弄时发出的清脆响声和“大头小头、买进卖出”的叫喊。相形之下,人们手中提着的大捆大捆的金圆券黯然失色。店铺门前为招徕顾客哇哇叫着的留声机扯着喉咙唱1949年初上海市面上最流行的金曲《三轮车上的小姐》:

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大大的眼睛细细的眉,西装裤子短大衣,张开了小嘴笑咪咪,浅浅的酒窝叫人迷,你为什么对她嗲声嗲气……

三轮车上,段伯宇伸手买了一份今天的老《申报》,报上元旦社论的标题是《三十八年元旦献词》——

今日国内上下,皆昌言政治腐败,而究测纷纭,莫衷一是。兹且置贪污之弊勿论,但就通常行政效率言之,施政者非必皆庸暗者流,奉行者未尝无廉饬之士,然而官民常失联系,上下难期合作,其故何欤?论者以为目下官场之通病,以泄沓为能事,以敷衍为手段,但知维护体面,不暇勤恤民隐,实为造成腐败现象之总因。

H饭店二楼右首一处僻静的角落,已经先到了一位身躯伟岸、质朴沉着、身着长袍的客人,他是中共上海局地下工作负责人张执一。段伯宇今天约会的就是这个人。

二人相见,落座。张执一说:“这个地方好谈话,但也不能久待。一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位新的同志。”

正说着,一位教授模样的小个子中年人向他们走过来。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打着漂亮的领带,文雅的脸庞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张执一介绍说:“这是李正文同志,上海震旦大学的教授。我得先走,你们俩好好谈谈。”

段伯宇握着李正文的手,说:“李先生,我离开党已经多年,很多情况都

很陌生,今后的工作请你多指点。”

李正文说:“伯宇,不要称我李先生,就叫我正文。我是教书的,对于军事一窍不通,今后做工作主要还是得听你的,遇事我们一块儿商量吧!”

元旦前两日,一辆凄厉尖叫着的警车从虹口黄渡路 107 弄呼啸而出。天还没有亮,睡梦中的人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弄堂的老头依稀记得前一天夜里曾有一辆车子黑黢黢地停在弄堂外面,有两个人进了弄堂里,一家家门前仔细地听、看,忙了很久。老头问:“依两位先生寻啥人?”没人搭理他。

夜里 11 时,老头锁上弄堂的大铁门,睡了。半夜时分,他听到有人翻越铁门的响声,从窗口看去,影影绰绰是一些带枪的人。接着是前前后后的敲门声,折腾了半晌,临近天明时,捕人的警车走了。

老头和往常一样起床,开门,扫弄堂。弄堂里除了少了一位叫“李静安”的人外,周围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前一天,直属中共中央系统的上海地下工作人员刘人寿刚刚和中共地下党秘密电台李白台联系过。按照规定,他们两天接一次头。原先和李白联系的秘密联络员是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的夫人陈绶云女士。十多天前,蔡楚生夫妇接到上级指示撤离了上海,在没有找到合适的联络员之前,与李白之间的联系就由刘人寿亲自担任,尽管这有些冒险。

刘人寿与李白是多年的合作关系。从 1941 年李白电台第一次被破获起,李白电台就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具体联络人就是刘人寿。

早饭刚吃完,刘人寿就接到国民党立法委员、民主人士于振瀛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舒曰信的电话:“老刘,蒋燕从南京来,有要事见你!”

蒋燕原先是中共党员,后来与党脱离关系,这些年始终在党的外围工作,平时和刘人寿也有简单的联系。这一次,蒋燕要于振瀛通过秘书尽快寻找共产党,似乎有重要事情。果然,见到刘人寿,她开门见山便说:“蒋介石要下台,李宗仁有可能上台!”

刘人寿内心一惊:“可靠吗?”

蒋燕说:“李宗仁的秘密使者来了,就住在多伦路白崇禧公馆。”

刘人寿问:“有具体内容吗?”

“我见他时他说,兹事体大,没有‘同’兄(‘同’即‘共’)谈话不行。”

二十八岁的刘人寿在这个突如其来的重要情报面前有些懵。凭直感,他必须抓住这个意外的机会,可是按照党的纪律他不知道自己应该不应该和李宗仁的“关系”直接见面。

请示,已经来不及,昨天是发报的日子;而中共上海局这边的关系,刘人寿一直是和刘少文单线联系。7 月,刘少文暴露,跳楼逃离上海,眼下正在香港。

等到明天？——这样的情报一刻千金。去见，固然违反规定；可不去，就是没有政治原则，不善应变要误大事。

刘人寿决定马上去见李宗仁的密使。

设在永安公司楼上的远东饭店的一间客房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位四十来岁身穿皮大衣的中年男人。这位名叫刘仲容的“特使”一见刘人寿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奉李宗仁的命令寻找共产党。”

刘人寿：“有什么事？”

“如果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上台，共产党方面是否可能和他谈判？”

不仅刘人寿愣住了，连中间人蒋燕也目瞪口呆。

“如果可能，我今天就想请刘先生和我去南京一趟。”

刘人寿没有表态。

“其实，我从另一途径已经接触贵党，已有电报发出，正在等复电。”

刘人寿的脑子里闪过吴克坚的中央系统，顿时有了几分信心，他说：“我去南京也是为我方工作，不是为李宗仁。像蒋介石这样一个法西斯机构，只要促使他下台，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进步。”

“那么，谈不谈呢？”

刘人寿：“我想，目前不会有答复。”

“你判断是不是就没有谈判的可能？”

“很难说，如果李宗仁真有一些民主措施，比如说能够释放政治犯……”刘人寿没有再往下说。

“好吧，你可以等我的消息。”

今天不是联络的日子，刘人寿始终在琢磨，他该怎样尽快地将这一重要情报转往党中央。晚6时，刘人寿试着打了一个电话给李白，电话没有人接。

晚11时，刘人寿将李宗仁的使者和蒋燕送上去宁的火车，又在火车站电话亭给李白打电话。电话通了，可接电话的不是李白，也不是他的妻子裘慧英，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出事了？！”刘人寿心中一惊。他赶紧给负责掩护的同志打电话。对方说：“李静安到医院去了！”

又接着打了几个电话，都是同样的回答：“李静安到医院去了。”

刘人寿看了看表，夜11时过5分。次日清晨，他再打电话去，已全是冷冷的陌生口音。

数天后，奉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紧急电令，刘人寿化装登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到香港之后接到李克农电报：李白电台被破获。这是国民党继破坏中共西安台、北平台之后的一次连续行动，叛徒——原北平电台的报务员瞿则明在长期的合作中，“认识”李白发出电码的指法特点。

1948年7月，国民党的测探网已经伸到了李白电台所在地的虹口，并且实行分区停电，以测量秘密电台所在的电波区域。刘人寿曾决定李白电台暂停联络。但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展开，许多重要军事情报需